



摩訶僧祇律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摩訶僧祇律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攝一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明四波羅夷法初

若篤信善男子欲得五事利益者當盡受持此律何等五

攝一

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諸有比丘比丘尼犯罪恐怖為依怙者當盡受持此律欲遊化諸方而無礙者當盡受持此律是名篤信善男子受持此律得五事利益

若能盡受持	調御威儀戒	五事功德利
世尊之所說	受持此律者	如其義善聽
若能盡受持	調御戒律儀	建立世尊教
是名真佛子	佛法得久住	能行正法施

亦無疑悔起 請問於他人 比丘比丘尼
犯罪得依怙 遊化於諸方 所往無罣礙
婆伽婆三藐三佛陀從本發意所修習者今
已成就欲度人故住舍衛城諸天世人恭敬
供養尊重讚歎名聞十方供養中最為求福
衆生得建立於福求果衆生得建立於果苦
惱衆生而得安隱為諸天人開甘露門於十
六大國莫不宗伏知見自覺佛所住者住於
天住住於梵住住賢聖住住最勝住住一切
智心得自在隨意所住是故如來住舍衛城
爾時尊者舍利弗獨一靜處結跏趺坐正受
三昧三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
尊滅度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
滅度之後法教久住於是尊者舍利弗晡時
從三昧起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坐

一面已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正受三昧三
昧覺已作是思惟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
之後法不久住有何因緣諸佛世尊滅度之
後法教久住爾時佛告舍利弗有如來不為
弟子廣說修多羅祇夜授記伽陀憂陀那如
是語本生方廣插一未曾有經舍利弗諸佛如來
不為聲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又法是故
如來滅度之後法不久住舍利弗譬如髮師
鬘弟子以種種色華著於案上不以線連若
四方風吹則隨風散何以故無線連故如是
舍利弗如來不廣為弟子說九部法不為聲
聞制戒不立說波羅提木又法是故如來滅
後法不久住舍利弗以如來廣為弟子說九
部經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又法是故
如來滅度之後教法久住舍利弗譬如髮師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鬘弟子以種種色華以線連之若四方風吹不隨風散所以者何以線連故如是舍利弗如來廣說九部經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是以如來滅後法得久住舍利弗以是因緣故教法有久住有不久住者爾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唯願世尊廣說九部經善為聲聞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令教法久住為諸天世人開甘露門爾時佛告舍利弗如來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舍利弗譬如轉輪聖王不以無過而為婆羅門居士而制刑罰如是舍利弗如來亦復如是不以無過患因緣而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然舍利弗當來有正信善男子於佛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或有亂心顛倒起於淨想三毒熾盛而犯

諸罪舍利弗是時如來當為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止舍利弗如來自當知時舍利弗言唯然世尊如來自當知時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求最勝說 勸請於世尊 今正是其時 願為弟子眾 廣制戒律儀 能令佛正法 長夜得久住 顯示甘露門 開化天人眾 彼住最後身 作此勸請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弟子未有罪 眾僧悉清淨 諸佛未曾有 無過而制戒 譬如世界主 王領其國土 無有無過人 而加其刑罰 彼喻此亦然 世尊天人師 未有諸過患 而制弟子戒 過患既已起 時有犯惡者 是時天人師 為眾制律儀 過去未來世 佛眼靡不見 隨其事輕重 隨其輕重制

說此正法時 在於祇洹林 舍利弗勸請
世尊答如是

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尊者舍利弗
諸比丘未有過患而請世尊制戒立說波羅
提木叉法佛告諸比丘舍利弗不但今日未
有過患而請制戒彼於昔時在一城邑聚落
人民居士未有過患亦曾請我制諸刑罰詎
比丘白佛言世尊乃往昔時已有此耶佛言
如是諸比丘白佛言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彼時國
王號曰名稱以法治化無有怨敵布施持戒
汎愛人眾善攝眷屬法王御世人民熾盛富
樂豐實聚落村邑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
敬愛種種眾妓共相娛樂時有大臣名曰陶
利多諸策謀作是思惟今此王境自然富樂

人民熾盛城邑聚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
相敬愛種種眾妓共相娛樂時彼大臣往白
王言今日境界自然富樂人民熾盛城邑聚
落雞飛相接舉國人民更相敬愛種種眾妓
共相娛樂願王當為斯等制立刑罰莫令極
樂生諸過患王言止止此言不可所以者何
過患未起而欲制罰臣復白王當防未來莫
令極樂生諸過患時王作是思惟今此大臣
聰明智謀多諸朋黨不可卒制今若呵責或
生咎讐爾時國王欲微誨大臣即說偈言

勢力喜瞋恚 難可卒呵制 橫生人過患
此事甚不可 大人多慈愍 知人實有過
猶尚復觀察 哀愍加其罰 惡人喜惱他
不審其過罪 而加其刑罰 自損惡名增
如王好威怒 枉害加良善 惡名流四遠

講一

五

死則墮惡道 正法化黎庶 身口意清淨
忍辱行四等 是謂人中玉 王爲人中上
宜制忿怒心 仁愛恕有罪 哀愍加刑罰
爾時大臣聞王所說心大歡喜而說偈言
最勝人中王 願永廢黎庶 忍辱自調伏
道化怨自降 王德被無外 祚隆永無窮
以道治天下 常爲天人王
佛告諸比丘爾時國王大名稱者豈異人乎
則我身是時大臣陶利者舍利弗是爾時城
邑聚落長者居士未有過患而彼請我令制
刑罰今諸比丘過患未起而復請我爲諸弟
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法
爾時世尊從舍衛城隨所樂住已於憍薩羅
國人間遊行與大比丘衆五百人前後圍遶
詣憍薩羅國耕田婆羅門聚落到已於耕田

林中住於是世尊晡時從三昧起周遍觀察
上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
行時舍利弗見世尊從三昧起周遍觀察上
下諸方又復視前平地而發微笑往來經行
見已往詣衆多比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
向見世尊從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
行諸長老如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
起微笑若往請問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
之事我等今日當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
說我當奉行諸比丘聞舍利弗說已即與舍
利弗共詣世尊頭面禮足禮足已隨佛經行
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向見世尊從三昧起
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我即往詣衆多比
丘所語比丘言諸長老我向見世尊晡時從
三昧起觀察諸方乃至往來經行諸長老如

爾一

六

來應供正遍知不以無因緣而笑若往請問
 必當聞說過去宿命久遠之事我等今日當
 詣世尊問如此義如佛所說我當奉行不審
 世尊有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出金色
 臂指地告舍利弗汝見此地不舍利弗言唯
 然已見佛言此地是迦葉佛故園林處此一
 處是迦葉佛精舍處此一處是經行處此一
 處是坐禪處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取僧伽黎
 褰爲四牒即布是地布是地已偏袒右肩右
 膝著地合掌白佛唯願世尊坐此座上當令
 此地爲二佛坐處爾時世尊即受而坐尊者
 舍利弗禮佛足已於一面坐而白佛言世尊
 有幾事利益如來應供正遍知爲弟子制戒
 立說波羅提木叉法佛告舍利弗有十事利
 益故諸佛如來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

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
 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
 有慙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
 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
 漏盡故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
 得久住爲諸天人開甘露施門故以是十事
 如來應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
 提木叉法

是時舍利弗 偏袒而合掌 隨順轉法輪
 請問於最勝 彼住最後身 合掌請問已
 爾時最勝告 尊者舍利弗 有十功德利
 如來所知見 故爲諸弟子 廣制戒律儀
 攝僧極攝故 令僧安樂住 折伏無羞人
 慙愧得安隱 不信令入信 已信者增益
 現法得漏盡 未生漏不生 正法得久住

開甘露施門 說是正法時 在於耕田林
舍利弗請問 世尊答如是

爾時世尊於耕田聚落隨所樂住已從憍薩
羅國遊行向跋耆國爾時世尊與五百比丘
俱到跋耆國毗舍離城住大林重閣精舍爾
時毗舍離城人民饑饉五穀不熟白骨縱橫
乞食難得毗舍離城有長者子名曰耶舍信
家非家捨家出家其父名迦蘭陀故諸梵行
者皆稱為迦蘭陀子時世饑饉乞食難得每
至食時多還家食其母告耶舍言子汝甚為
大苦剃除鬚髮著弊衲衣持鉢乞食為世人
所笑今此家中大有財物汝父母錢及餘先
世財寶恣汝所欲且汝愛婦今猶故在當共
生活何以如是受諸勤苦汝當歸家受五欲
樂自恣布施種諸功德供養三寶爾時耶舍

白母言願母止止我樂修梵行其母復第二
第三所勸如初耶舍答亦如先母復重言汝
若不樂在家者當乞我種以續繼嗣莫令門
戶斷絕財物沒官爾時耶舍即白母言今欲
使我於此中留種子者當奉此勅母即歡喜
疾入婦房語新婦攝一汝遠莊嚴著耶舍本所愛
樂嚴身之服與之相見新婦答言爾即便莊
嚴如教所勸爾時耶舍即與其婦共相娛樂
如其俗法於是其婦遂便有娘月滿生子其
家議言本為乞種故今當立字名為續種爾
時世人皆名為續種父續種母續種祖續種
錢財一切皆名續種所有如是惡名流布道
俗悉聞爾時耶舍聞惡名已為續種子父大
自慙愧恥其所聞作是思惟沙門釋種中未
曾見聞有如此事此為法耶為非法耶我今

當以此事廣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以是
事具白世尊如世尊教我當奉行時耶舍疾
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上事尊者舍利弗
與耶舍共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坐
已尊者舍利弗具以上事廣白世尊佛問耶
舍汝實有是事不答言實爾佛言耶舍是爲
大過比丘僧中未曾有此愚癡人最初開大
罪門未有漏患而起漏患天魔波旬常求諸
比丘短而不能得汝今最初開魔徑路汝今
便爲毀正法幢建波旬幢汝愚癡人寧以利
刀割截其身若生著毒蛇口中若狂狗口中
若大火中若灰炭中不應與女人共行姪欲
耶舍汝常不聞我無數方便訶責姪欲爲迷
醉欲如大火燒人善根欲爲大患我常種種
方便稱歎離欲斷欲度汝今云何作此不

善耶舍此非法非律非如佛教不可以是長
養善法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耶舍
比丘僧中未曾有此而彼耶舍初開罪門未
曾有漏患而起漏患佛告諸比丘是人不但
今日於我法中未有漏患而起漏患諸比丘
白佛言彼過去時已曾有是事耶佛言如是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此世界劫盡時諸衆
生生光音天上而此大地還已成立諸衆生
等從光音天還來至此時彼衆生身有妙光
神足自在禪悅爲食諸有所須隨意所欲是
諸衆生身光明照無有日月星宿亦無晝夜
亦無一月半月四時歲數時此大地便有自
然地味色香美味皆悉具足如天甘露等無
有異時有一輕躁貪欲衆生嘗此地味覺其

香美漸取食之即生著心其餘衆生見其如此展轉相効皆競取食爾時衆生食地味已身體沉重光明即滅貪著五欲退失神足然後世間便有日月星宿昏明半月一月春秋冬夏佛告諸比丘爾時輕躁衆生者豈異人乎即耶舍比丘是彼時耶舍於諸衆生漏患未起而起漏患今日復於清淨僧中先開漏門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彼耶舍比丘先世已來乃如是耶云何其母巧作方便以姪欲誘誑其子佛告諸比丘是耶舍母不但今日巧作方便誘誑其子過去世時亦曾誘誑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已曾爾耶佛言如是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樂欲聞

戒汎愛人物以法治化善攝眷屬時王第一夫人晨朝上高樓上觀察星宿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來凌虛北逝夫人見已即作是念我若得此金色鹿皮持作褥者沒無遺恨若不得者用作此王夫人爲即自念曰若我語人見金色鹿王誰當信者又作是念若言是鹿不應乘虛若乘虛行不應言鹿夫人愁憂恐不信故即脫瓔珞著垢弊衣入憂惱房王於殿上治政事訖還入其室不見第一夫人即問侍者侍者答言夫人向入憂惱房住王便往就問夫人言誰犯汝者爲大臣王子爲餘夫人及餘侍者若犯汝者我當爲汝重治其罪汝今將無有所須耶若欲須金銀珍寶香華瓔珞當相供給若欲殺罰便可見語王種種問已夫人不答王即出去告餘夫人大

臣太子及餘人等卿等率往問夫人意諸人受教各各問已夫人猶故默然不對王使老舊青衣更問夫人此青衣者生長王宮多有方便即往入房間夫人言王是夫人之所恃怙如何王問而默然不答若有所求何緣不得誰犯夫人爲大臣王子及餘夫人欲有殺罰宜應白王夫人默恨無乃失耶夫人若喪王終不能相與俱死正可憂惱月日之間國中自有利利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皆各有女端正妙好與相娛樂足以忘憂夫人正可徒自死耳喻若痼人眠中得夢誰能占者夫人不語難知亦爾爾時夫人聞青衣語即自惟曰此是名語便答青衣無犯我者別有所憶故不語耳汝聽我說吾近晨朝登樓觀看星宿時見有一金色鹿王乘空南來凌虛北逝

若語人言鹿能乘虛誰能信者我欲得其皮持用作褥而不能得是以生惱自念用作王夫人爲是時青衣聞此語已具白大王王知其意甚大歡喜即問傍臣誰能得此金色鹿皮我今須之持用作褥諸臣答言當問獵者王告大臣勅我境內國中獵師盡使令集如偈所說

諸天隨念感 王者隨擊至 富者以財得貧人以力辦

如是王教出已國中獵師一切皆集獵師白王何所約勅王告獵者我今急須金色鹿皮持用作褥卿等爲吾疾速求之獵師答王願聽小還共論此事王曰可爾獵師還已共相謂言汝等遊獵頗曾見聞金色鹿不彼各對曰我先祖已來常行遊獵未曾聞有金色鹿

名況復眼見時諸獵師共作要言今往答王
無使不同既見王已各白王言我先祖已來
相承遊獵初未曾聞金色鹿名況復眼見如
所說

王者力自在 所求欲如教

王即勅有司令執諸獵者繫著牢獄時有一
獵師名曰刪闍勇健多力走及驍獸仰射飛
鳥箭無空落彼即念言我諸獵黨自惟無罪
而見囚執當設權計脫此苦難我當白王應
募求鹿若得者善若不得者我且遊散諸伴
得出便白王言頗有見聞金色鹿不王告獵
者汝等自可往問夫人爾時獵者即詣王宮
白夫人曰誰有見聞金色鹿者夫人答言我
親自見獵師白言見在何處夫人答言我於
樓上觀於星宿晨朝見一金色鹿王從南方

來凌虛坵逝時彼獵師善相禽獸知此鹿王
止宿在南食處在坵止宿之處求無可得當
於食處而求取之於是獵師便持弓箭漸次
坵行到彼雪山時彼山中有仙人住流泉浴
池華果茂盛彼中仙人以二事除欲一者苦
行二者閑居爾時獵師藏諸獵具假以人眼
詣仙人所禮拜問訊彼仙人者處在山澤中
久不見人得獵者至甚大歡喜命令就坐與
甘果美漿共相慰勞獵師白言止此久近答
言止此已來經爾所時復白仙人止此已來
頗曾見有奇異事不答言曾見復問爲見何
等答曰此山南有一樹名尼俱律常有金色
鹿王飛來在上食彼樹葉飽已而去獵師聞
此甚大歡喜作是念言必是夫人所見金色
鹿王今已得聞我願將果獵師方便更說餘

事然後乃問趣尼俱律樹道在何處仙人答
言從此而去中間曲路委悉語之獵師聞喜
呪願而去還執持獵具順道而進漸次前行
遙見彼樹枝葉扶踈蔭覆彌廣至彼樹下尋
覓鹿王不見蹤跡又無食處獵師便於樹下
潛微伺之伺之不久便見鹿王譬如鴈王凌
虛而來止此樹上形色光明照耀山谷食彼
樹葉飽則還南尋復思惟此樹高遠非是網
羅弓矢所及云何可得我今當還波羅柰城
彼有大臣王子聰明智德我當問之即還其
國便白王言如夫人所見但鹿所止住非網
羅弓矢所及無由得之王告獵師汝可自往
具白夫人獵師即白夫人已見金色鹿王都
非網羅弓矢所及不知何由而得夫人問言
彼鹿所住爲在何處答言住在尼俱律樹上

食彼樹葉飽已還南如所說

刹利百方便 婆羅門增倍 王有千種計

女人策無量

如是王夫人多諸方便便教獵者汝持蜜去

至彼樹上蜜塗蓬葉鹿聞蜜香必食蓬葉敢

盡次第塗下至彼施網羅處獵師如教還於

山中持蜜上樹塗其蓬葉彼鹿來食隨蜜食

盡蜜不塗處鹿輒不食隨蜜食葉漸次而下

如所說

野獸信其鼻 梵志依相書 王者委有司

各各有所信

彼鹿尋香食彼樹葉漸下到其施網羅處即

便著網羅獵師念言我若殺取其皮不足爲貴

當活持去於是驅還獵者籠羈過仙人處仙

人遙見驚而嘆曰咄哉禍酷雖能乘虛而不

能免此惡人之手即問獵者惡人汝用是爲
獵師答言迦尸國王第一夫人須此鹿皮持
用作禱仙人復言汝謂此鹿死後色如是耶
內有生氣故外色如是可活持去汝可得賞
仙人復問汝作何方便而得此鹿答言我作
如是方便而得此鹿爾時仙人自慶善寂無
此諸惡悲念夫人能爲巧惡方便痛彼鹿王
貪味受困爾時仙人即說偈言
世間之大惡 莫過於香味 欺誑凡夫人
及諸林野獸 因風著香味 受斯苦惱患
獵師問曰我作何方便養育此鹿得生將歸
國仙人答言以蜜塗樹葉而用養之若到人
間以蜜和麩如是教令養之漸漸還國遂到
人間此鹿形貌端正色若天金角白如珂貝
目紫紺色一切人見莫不雅奇漸次行詣波

羅柰城王聞鹿至勅諸城內平治道路掃灑
燒香槌鐘擊鼓往迎鹿王觀者如雲莫不歡
喜賀慶大王吉祥遠至夫人見已歡喜踊躍
不能自勝以愛心重故前抱鹿王以昔涂汗
心重故令彼鹿王金色即滅王告夫人此鹿
金色忽變當如之何夫人答王此鹿便是無
施之物放使令去爾時佛告諸比丘彼時金
色鹿王豈異人乎今耶舍比丘是時夫人者
今耶舍母是往昔已來曾作方便誘誑其子
令墮貪著受諸苦惱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
離比丘皆悉令集爾時世尊以是因緣向諸
比丘廣說過患事起種種因緣訶責過患起
已爲諸比丘隨順說法有十事利益如來應
供正遍知爲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又
法十事利益廣說如上故如來從今日當

爲諸比丘制戒未聞者令聞已聞者當重聞
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足戒行姪法是比
丘得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毗舍離城有
二離車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毗耶離衆
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彼比丘至時著
入聚落衣持鉢入城乞食不能攝身口意繫
念在前心意馳亂不攝諸根染著色欲取色
淨相欲心增盛便作是念我著法服爲此欲
事甚爲不可我當捨於法服著彼俗衣七日

攝一

十六

之內不還僧中隨意所爲作是念已即脫袈
縵著彼俗衣便行欲事過七日已還著法服
而來入僧入僧已還自馱汗愧身所行便作
是念都不見聞餘諸沙門有如是事我今當
以此事白尊者舍利弗舍利弗當向世尊具

陳此事若佛有所教勅我當奉行時二比丘
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廣說如上時尊者舍利
弗將二比丘往詣世尊禮足已却住一面以
上因緣廣白世尊佛告舍利弗應遣令去是
愚癡人不復得在如來法中更出家受具戒
時舍利弗以哀愍故偏袒右肩胡跪合掌白
佛言世尊當來有善男子於世尊法中信家
非家捨家出家失意顛倒起於淨想無慙無
愧三毒熾盛唯願世尊爲開方便令是善男
子更於如來法中得出家受具足戒爾時佛
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諸比丘皆悉令集爲
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當重聞若比丘於
和合僧中受具戒若不還戒而行姪法是比
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

攝一

十七

安居安居已還詣毗舍離到世尊所禮拜問訊問訊已次第付房而住房盡不受有依屋苦草菴空地樹下住者爾時有一比丘依樹下坐作是思惟佛法出家甚爲大苦修習梵行亦爲甚難晝則風飄日炙夜則蚊蚩毒蟲所嚙我欲不堪於佛法中修淨梵行彼比丘作是心念口言諸比丘聞已便謂此比丘言汝捨戒耶答言不捨我但作是念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是比丘捨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喚彼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捨戒耶答言不捨佛言何緣致此世尊我於樹下作是心念口言於佛法中捨家出家甚爲大苦我不堪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告比丘汝云何於如來法中信家非家捨家出家而作是念我

當堪忍於如來法中修淨梵行佛言是比丘不名捨戒是爲戒羸彼作戒羸說語得偷蘭罪爾時佛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比丘皆悉令集乃至未聞者當聞已聞者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戒羸不捨戒便行婬法是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舍衛城有長者名難提信家非家捨家出家於舍衛城衆所知識能致供養四事具足餘多有名難提者但是長老行時亦禪住時亦禪坐時亦禪卧時亦禪時人名之爲禪難提時難提於開眼林中作草菴舍彼於其中初中後夜修行自業得世俗正受乃經七年過七年已退失禪定復依一樹下還習正受持求本定時魔眷屬常作方便於行正法人伺求其短變爲

人形端正無比種種華香瓔珞以嚴其身於
難提前住謂難提言比丘共相娛樂行婬事
來時難提言惡邪速滅惡邪速滅口作此言
而目不視天女復第二第三所說如上時難
提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惡邪速滅惡邪速滅
而不觀視時天女便脫瓔珞之服露其形體
立難提前語難提言共行婬來時難提見其
形相而生欲心答言可爾時天女漸漸却行
難提喚言汝可小住共相娛樂難提往就天
女疾疾而去難提追逐到祇洹塹塹中有王
家死馬天女到死馬所隱形不現時難提欲
心熾盛即婬死馬欲心息已便作是念我甚
不善非沙門法以信出家而犯波羅夷罪用
著法服食人信施爲即脫法衣著右手中左
手掩形而趣祇洹語比丘言長老我犯波羅

夷我犯波羅夷時諸比丘在祇洹門間經行
徜徉思惟自業共相謂言此是坐禪難提修
梵行人不應犯波羅夷難提復言諸長老不
爾我實犯波羅夷諸比丘即問其緣難提具
說上事諸比丘以是事具白世尊佛告諸比
丘是難提善男子白說所犯重罪應當驅出
時諸比丘如教驅出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云
何長老難提久修梵行而爲此天女之所誑
惑佛告諸比丘是難提不但今日爲天女所
惑退失梵行過去世時亦爲彼所惑失於梵
行諸比丘白佛言已曾爾也佛言如是佛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迦尸
時南方阿槃提國有迦葉氏外道出家聰明
博識綜練羣籍衆技妙術靡不開達彼外道
者助王治國時彼國王執持姦賊種種治罪

或截手足則其耳鼻治之甚苦時彼外道深
自惟念我已出家云何與王共參此事便白
王言聽我出家王即答言師已出家云何方
言復欲出家答言大王我今豫此種種刑罰
苦惱衆生何名出家王即問言師今欲於何
道出家答言大王欲學仙人出家王言可爾
隨意出家去城不遠有百巖山有流泉浴池
華果茂盛即造彼山起立精舍彼於山中修
習外道得世俗定起五神通於春後月食諸
果蔬四大不適因其小行不淨流出時鹿愛
羣共相驅逐渴乏求水飲此小便不淨著舌
舐其產道衆生行報不可思議因是受胎常
在廬側食草飲水至期月滿產一小兒爾時
仙人出行採果鹿產難故即大悲鳴仙人聞
鹿鳴急謂爲惡蟲所害欲往救之遂見生一

小兒仙人見已怪而念曰云何畜生而生於
人尋入定思惟見本因緣即是我子於彼小
兒便生愛心裹以皮衣持歸養之仙人抱舉
鹿母乳之漸漸長大名爲鹿斑依母生故體
斑似母是故作字名曰鹿斑是童子漸漸長
大至年七歲遜悌尊長仁愛孝慈採取水果
供養仙人是時仙人念言天下可畏無過女
人即便教誡子言可畏之甚無過女人敗政
毀德靡不由之於是教以禪定化以五通如
所說

一切衆生類 靡不歸於死 隨其業所趣

自受其果報 爲善者生天 惡行入地獄

行道修梵行 漏盡得泥洹

爾時仙人便即命終於是童子淨修梵行得
外道四禪起五神通有大神力能移山住流

捫摸日月爾時釋提桓因乘白龍象案行世間誰有孝順父母供養沙門婆羅門又能布施持戒修梵行者案行世界時見是仙人童子天帝念言若是童子欲求帝釋梵王皆悉能得宜應早壞如所說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衆生類 莫不爲結縛

命終墮惡道

皆爲慳嫉二結所縛諸天有三時鼓諸天阿脩羅共戰時打第一鼓俱毗羅園衆華開敷時打第二鼓集善法講堂聽善法時打第三

十一

十一

鼓釋提桓因扣說法鼓無數百千天子皆悉來集俱白帝釋何所誨勅帝釋告言閻浮提有仙人童子名曰鹿斑有大功德欲方便壞之時無數天子聞此不樂便自念言壞此人者將減損諸天衆增益阿脩羅中有平心無

當成敗無在又復歡喜助欲壞之有一天子而唱是言誰應行者時有答言是天女應行是諸天人遊觀諸園在歡喜園者在雜色園者在麤澀園者天女應行而便召之應時百千天女皆悉來集有一天女名阿藍浮其髮雜色髮有四色青黃赤白故名雜色差此天女往閻浮提壞鹿斑童子時彼天女白帝釋言我自昔已來數壞人梵行令失神通願更遣餘天女端正嚴好令人樂者時帝釋復於衆中種種說偈勸喻天女阿藍浮汝可使行壞俱舍頻頭如生經中說於是天女即壞仙人童子佛告諸比丘爾時仙人童子俱舍頻頭者豈異人乎即今禪難提是天女阿藍浮者今此天女是而難提曾已爲其所壞今作比丘復爲其所壞爾時世尊語諸比丘乃至

非人中亦犯波羅夷不應共住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諸比丘處處夏安居安居已來詣王舍城禮拜問訊世尊各自隨所樂住或住毗波羅精舍或住白山精舍或住方山精舍或住仙人窟或住耆闍崛山窟或住辯才巖窟或住俱利園精舍或住夜咤園精舍或住師子園精舍或住七葉園精舍或住溫泉精舍或住散蓋窟或住菴羅窟或住畢尸窟或住猿猴精舍時有客比丘到此猿猴精舍詣先住知識比丘所共相慰勞相慰勞已彼舊比丘供給澡水洗於手足與中後漿示房舍處時客比丘各得止息爾時山頭有一雌猿猴從上來下到舊比丘前背住現受姪相時舊比丘訶叱令去如是復至餘比丘前背住現受姪相時客比丘作

是念野獸之法甚易恐怖而今驅遣不能令去此必有異是中將無有共此雌猿猴作不淨行耶時客比丘語舊比丘言長老我今欲去汝可還攝牀褥舊比丘言諸長老今此佳處有好牀褥前食後食安隱快樂幸可留意共於此住答言不住舊比丘慇懃三請客比丘不受彼請於是而去時客比丘心無疑者出便即去心有疑者便於近處隱身各共同之時舊比丘見客比丘去已便攝卧具攝卧具已洗足而坐爾時山頂雌猿猴復從山上下至比丘前背住時舊比丘便共此猿猴行於非法客比丘遙見已共相謂言如我所疑今以顯露以是因緣往白世尊長尾園中舊住比丘作如是惡法佛言呼是比丘來來已佛問比丘汝實作是事不答言實爾世尊佛

攝一

三十三

攝一

三十三

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姪法耶世尊
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人非人不謂畜生佛
言比丘犯畜生者亦波羅夷比丘當知有三
事犯波羅夷何等三人非人畜生是爲三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
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是事比丘
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女人復言我知不
得常道中行自可於非道中行時比比丘即
共女人於非道行姪行已尋起疑悔往白世
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姪耶世尊
我知制戒自謂不得常道行姪不謂非道佛
告比丘非道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爾

時家中有一男子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
如是事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彼
言我知制戒不得與女人行姪而我是男子
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
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姪耶世
尊我知制戒自謂不得與女人行姪不謂男
子佛言比丘男子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
一黃門謂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來
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彼言我知制戒
不得與男女行姪我非男非女是比丘便隨
彼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
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姪耶世尊我知制戒
自謂不得與男女行姪今此黃門非男非女

攝一

二十四

佛言比丘婬黃門亦犯波羅夷佛言比丘三處犯波羅夷何等三男女黃門是為三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言可前大德共作如是事

來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不得汝可裹身我便露形是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我裹身彼則露形佛告比丘裹身露形亦犯

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至著入聚落衣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家時有形女人語比丘言可入大德共作此事比丘答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汝但

露形我自覆身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尋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但彼覆身我露形佛言彼覆汝露亦犯波羅夷乃至齊如胡麻亦犯波羅夷

攝一

下五

復次佛住舍衛廣說如上爾時有比丘從異方來身生長大自於後道行欲行欲已然後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謂為制他不謂自己佛言於自己行欲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從南方來先是技兒支節調柔婬欲熾盛便於自口中行婬行婬已即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佛制戒不得行婬耶世尊我知制戒非謂自口佛言自口亦犯波羅夷比丘

於三處行姪口大小便道盡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次行乞食到一姪女家姪女語比丘言大德可前共作是事比丘言世尊制戒不得行姪女人答言我亦知不得行姪但身內行欲外出不淨比丘便隨彼意隨彼意已心生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制戒不得行姪耶答言世尊我知制戒但身內行姪外出不淨佛言內行於欲外出不淨外行於欲內出不淨乃至齊如胡麻亦

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址方有諸商客從遠方來到作是思惟我從彼來安隱至此不逢賊難宜應自慶便辦種種飲食集諸妓樂欲自娛樂爾時王舍城中有五百姪女

共在一處時商人遣信喚彼最勝第一姪女言汝來娛樂我等姪女答言我先與王期夜輒往宿君若見喚晝當相詣商人忿言無知弊物汝常到王所爲何所得汝今若來娛樂我等我等當多與汝種種寶物時姪女貪寶物故即許商人便詐嚴莊一端正婢遣令詣王便勅婢言汝詣王所善作方便如我形相莫令王覺知非我身時王沐浴莊嚴待彼姪女遲想其至須臾便到王遙見婢來便知其非即逆罵言汝是何人而來至此婢時惶怖以實白王址方商人持寶遠至大持寶物與我大家大家利其財重故遣我來以副先期冀王不覺王聞婢言即大瞋罵何弊女人敢見輕欺即遣使者割去女形時商人等遙見使來知王所遣即便奔走使者即捉姪女割

去女形王使既反商人即還見姪女如此心
各憐念重賞良醫以治其患此醫多方瘡遂
平復時尊者優波離因此姪女知時而問世
尊若有人割去其形若有比丘於壞形中行
姪犯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又復問言世尊
若形離其身就此離形行姪犯波羅夷不健
言得偷蘭罪又復問言世尊此形還合瘡未
愈於中行姪犯波羅夷不佛言波羅夷
復次佛住王舍城廣說如上時阿闍世王生
一童子字優陀夷跋陀邏此兒陰爲蟲所食
以種種藥治不能令差見兒患此瘡故時抱
養者常以口含其陰暖氣噓之其痛小差數
數舍之不止彼得暖氣便失不淨失不淨時
蟲便隨精而出此兒於是得差苦痛除愈從
是已後常習此法口中行姪如是轉久強牽

禱一

二十七

餘母人於口中行欲其兒有婦即作是念彼
習此不已當復及我且豫作方便止此惡法
於是脫衣裏面露其形體往詣姑所禮拜問
訊時姑訶言汝癡狂耶何得如是答言不狂
但大家子捨於常道而用其口是故覆之即
向其姑具說上事爾時宮內展轉相語乃至
外舍盡共聞知多共爲此口中行事時王舍
城婆羅門居士詣阿闍世王所白言大王國
中有此惡法流行云何口中是飲食處而行
不淨王聞此言甚用不可即作教令從今已
去若有作此及教他者當重治其罪爾時尊
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若比丘比丘共口
中行姪者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羅夷又復
白佛言世尊比丘與沙彌共口中行姪犯波
羅夷不佛言比丘波羅夷沙彌驅出又復白

言世尊比丘與白衣共口中行婬云何佛言
 比丘波羅夷白衣知如之何又白世尊比丘
 比丘尼共口中行婬犯波羅夷不佛言俱波
 羅夷乃至外道出家比丘共口中行婬云何
 佛言比丘波羅夷外道知如之何

摩訶僧祇律卷第一

音釋

哺博孤切 豐許覲切 璧必益切 駢博昆切
 申時也切 瑕瑕隙也切 疊疊衣也切 走走也切
 羈居宜切 麩尺小切 齒五巧切 贏力送切 灑
 七豔切 刑魚厥切 果魯果切 贏力送切 灑
 坑也切 刑也切 果魯果切 贏力送切 灑
 甚爾也切 咤丑奈切 叱尺栗切 大訶也
 舌銛也切

攝一

于八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

攝二

東晉三藏法師佛陀跋陀羅共沙門法顯譯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時鬱闍尼國有一男子其婦邪行與人共通其夫瞋恨面相呵責後復爾者要苦相治其婦不止夫伺其姪時執彼男子俱送與王白言大王此婦不良與是人通願王苦治以肅將來時王大怒勅其有司令則其手足棄於塚間時治罪者即將塚間則其手足仰卧著地時有比丘在塚間行見此女人裸身在地彼不正思惟便生欲想語此女言共作是事女即答言此形如是猶可爾耶比丘言可爾女即許便共行欲行欲已而去爾時此女親里知識共相謂言當往塚間看此女人爲死爲活便共俱行往詣塚間見彼別女仰卧在地身上猶有新

行欲處皆共瞋言汝苦痛中猶復爲此人之無恥乃至如是耶彼女答言人來見逼此非我咎問言逼者何人答言沙門釋子衆人驚怪自相謂言沙門釋子是女身壞如是猶故不捨況復全形者宜共防護無令近門此等敗人何道之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我制戒不得行姪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謂爲全身但此別女形壞佛言則者若左手及右脚若右手及左脚是名別女若姪者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有一比丘於祇桓中食已入闍眼林中坐禪時祇桓開眼林中有一女狂發眠地風吹衣起形體露現時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內發便共行姪行姪已尋即疑悔具白世尊佛告比丘汝不知我

制戒不得行姪耶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是
女狂眠佛言姪狂眠女者亦犯波羅夷
復次佛住毗舍離廣說如上時有一居士婦
父母家住久夫家遣信呼婦令速還歸將欲
還作種種飲食自送之具時風刀起裂女身
即便命終毗舍離^{攝二}土地下濕死人不得久停
時宗親都集即送此死屍往著曠野送死屍
出共相謂言當速疾去莫令壞爛使人厭汗
送出外已值大風雨置屍一處以草覆之明
當來燒夜則雨止天晴月出時有比丘夜遊
塚間遇到是處聞新死屍身有塗香便謂是
生人是比丘不正思惟欲心即起便姪死屍
行欲已猶故不厭即擔死屍到自住處通夜
行欲晨朝閉戶入村乞食死女親里明日持
香油樵火欲燒死屍到其本處不見死屍復

不見鳥獸所食蹤跡遍求不得開比丘草菴
見死屍在中屍上看見有新行欲處見已便
相謂言異哉沙門釋子死者尚不捨況復生
人從今已去宜各防護莫令沙門得入人舍
此等敗物有何道哉彼比丘尋自疑悔具白
世尊佛言比丘汝不聞佛制戒不得行姪耶
比丘答言我知制戒但彼是死女佛言姪死
女亦犯波羅夷有三事比丘行姪犯波羅夷
何等三死眠覺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依止毗舍離^{攝三}比丘皆使
令集以十利故與諸比丘制戒乃至已聞者
當重聞若比丘於和合僧中受具戒不還戒
戒羸不出行姪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
羅夷罪不應共住^{初波羅夷緣說}
比丘者受具足善受具足如法非不如法和

合非不和合可稱歎非不可稱歎滿二十非不滿是名比丘於和合僧中受戒者若比丘受具足時善受具足一白三羯磨無障法和合僧非別衆滿十僧若過十是爲比丘和合僧中受戒

不還戒者欲先明還戒

還戒者是比丘還戒時若愁憂不樂心定欲捨沙門法不樂行比丘事不樂釋種子言我欲作沙彌我欲作外道我欲作俗人受本五欲若向比丘比丘尼式又摩尼沙彌沙彌尼外道出家在家俗人言我捨佛捨法捨僧捨學捨說捨共住捨共利捨經論捨比丘捨沙門捨釋種我非比丘非沙門非釋種我是沙彌是外道是俗人如本五欲我盡受之是名還戒

云何捨佛捨佛者捨正覺捨最勝捨一切智捨一切見捨無餘智見捨羅睺羅父捨真金身捨圓光捨三十二相捨八十種好若捨一佛名號皆名捨佛如是捨佛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言捨過去未來佛直言捨佛者是名捨戒若言捨辟支佛是名捨戒過去未來同如捨佛又外道一切出家六師弟子各言有佛若比丘實欲捨佛假言捨外道佛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佛得越毗尼罪若誤說

攝二

四

心狂無罪

云何捨法法者非三世所攝其相常住所謂無爲涅槃離衆煩惱一切苦患永盡無餘若言捨此法者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法未來法是名捨戒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法是

名捨戒一切外道各自有法若比丘實欲捨此正法假言捨彼法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法者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僧捨僧者世尊弟子僧等向正向智向法次法向隨順法行謂四雙八輩信成就戒成就聞成就三昧成就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智見成就應所恭敬爲無上福田若比丘言我捨是僧是名捨戒若言捨過去未來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僧是名捨戒如比丘僧比丘尼僧亦如是若言我捨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衆多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不稱捨過去未來衆多比丘直言捨衆多比丘者是不名捨戒得偷

編二

五

蘭罪如衆多比丘衆多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我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言捨過去未來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心悔若不稱言我捨過去未來一比丘直言捨一比丘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如一比丘一比丘尼亦如是若言捨和尚是名捨戒差別如捨僧中說若言捨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捨過去未來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阿闍黎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如彼外道各自稱爲僧若比丘實欲捨僧假言捨外道僧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僧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無罪

云何捨學學有三種有增上戒學增上意學

增上慧學增上戒學者謂波羅提木叉廣略說增上意學者所謂九次第正受增上慧學者所謂四真諦彼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盡名為學若比丘言捨此學皆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世間各自有學如工巧書筭技術等皆名為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彼學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如外道各自有學若比丘欲捨此學假言捨外道學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言捨戒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戒無罪

云何捨說說有三種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十四日者冬第三第七布薩春第三第七布薩夏第三第七布薩一歲中此六布薩是各十四日餘十八布薩十五日合二十四布薩是各十四日十五日布薩中間布

攝二

六

薩者有比丘布薩時若僧不和合一比丘於眾中唱若僧和合時當作布薩若無一比丘唱者一切僧得越毗尼罪一比丘唱者一切僧無罪若十五日不和合應初日布薩初日不和合者二日乃至應十二日布薩若十二日不和合應十三日布薩若十四日應正布薩者十三日不應作中間布薩便就十四日布薩亦是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若月大者乃至十三日和合得作中間布薩若不和合不得十四日應就十五日布薩亦名中間布薩亦名正布薩何以故不得頻日布薩應當隔日布薩是名中間布薩應十四日布薩者不得停至十五日應十五日布薩者不得逆十四日若有因緣者得作布薩若十四日若十五日若中間布薩盡名為說若如是言我

捨是說是名捨戒如前捨佛中說彼諸外道亦有說若實欲捨此說假言捨外道說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捨說者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說無罪

云何捨共住共住有二種一者清淨共住二

者相似共住清淨共住者衆悉清淨共作布

薩是名清淨共住相似共住者不清淨作清

淨相與清淨者共作布薩是名相似共住彼

清淨共住相似共住盡名共住若言我捨共

住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彼諸外道亦

有共住若實欲捨此共住假言捨彼共住是

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說捨共住得越

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住者無罪

云何捨共利共利者有二種一者法利二者

衣食利法利者名受誦問答衣食利者同受

一施彼法利衣食利盡名共利若比丘言我捨此利是名捨戒餘如上捨佛中廣說若言捨法利是名捨戒如上捨佛中廣說若但言我捨衣食利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言我捨過去未來衣食利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衣食利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彼諸外道亦有共利若實欲捨此共利假言捨彼利者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笑言捨共利者得越毗尼罪若誤說心狂捨共利者無罪

云何捨經論經論有九部若比丘言我捨此經論者是名捨戒若言我捨過去未來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不稱過去未來直言捨經論者是名捨戒若作技中以佛語作歌頌若言我捨此歌頌中佛語者是名捨

戒彼諸外道亦有經論若實欲捨此經論假
言捨彼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偷蘭罪若戲
笑言捨經論者是不名捨戒得越毗尼罪若
誤說心狂捨經論者無罪

復次若比丘言我捨佛佛捨我我離佛佛離

我我遠佛佛遠我我厭佛佛厭我我休佛佛

休我如是皆名捨戒乃至捨諸經論亦如是

是名還戒還戒者若瞋恚若卒說若獨說若

不了說若因諍說若獨想說若說前人不解

若向眠者說向狂者說向苦惱者說向嬰兒

說向非人說向畜生說如是諸說還戒是不

名捨戒戒羸者彼作是念我不如捨佛法僧

乃至捨諸經論彼復作是念我當作沙彌作

俗人作外道彼心念口言未決定向他人說

是名戒羸若說戒羸事者語語偷蘭罪復作

心念口言我不如捨佛乃至言我不如作本
俗人復作是言我捨佛者勝乃至我習本俗
人者勝是名戒羸說若說戒羸事語語得偷
蘭罪是名戒羸若戒羸行婬法婬法者謂與
女人有命三處中行婬三處初中後受樂是
名行婬法若比丘戒羸行婬法得波羅夷罪
不應共住人女有命及死三處行婬初中後
受樂如是非人女有命及死畜生女有命及
死三處行婬三時受樂是比丘得波羅夷罪
不應共住若人男有命及死非人男有命及
死畜生男有命及死二處行婬三時受樂是
比丘得波羅夷罪不應共住人黃門有命及
死非人黃門有命及死畜生黃門有命及死
二處初中後三時受樂得波羅夷罪畜生者
從象馬乃至雞是名畜生若犯此畜生得波